

1881-5
73

此一段是聖人論教之次第夫取果於自落與未熟
纔旬日爭耳而色味殊別若時節未到而事欲速成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有人於此可與共學可教他涵
泳義理知所鄉方然後方指與路頭又須是行矣而
著方指與他歇處待得不動不惑方始可論闔闢造
化耳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
也夫何遠之有

此與前段絕不相連全不干權事前輩多引常棣之
華解此舊見前輩說云常棣自是常棣今此自是唐
棣按陸璣注爾雅常棣乃白棣樹也子如櫻桃四月
熟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華如刺榆葉而微圓
子正赤如郁李而少若夫唐棣爾雅曰移音移也與常
棣兩種前輩以唐棣為常棣故言以常棣之華其華
萼相接尋常華是萼承華比故喻兄弟相與之義偏
其反而者華反覆萼也今唐棣自是唐棣則不可用

此說按詩有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又曰駢駢角弓
翩其反矣說者謂唐棣花之美者以譬王姬容色之
盛角弓本不當反者緣不能調習遂致翩然而反焉
喻王者不能以恩懷九族使之多怨猶角弓之反也
竊謂唐棣之華四句是逸詩中不合於聖人者聖人
刪之曾有此語門弟子記之於此耳詩人之意以為
唐棣之華本是容色甚盛今一旦偏然而反有憔悴
傾側向下之意大意謂人情始美而終惡也故未云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人情既惡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故託言云我非不思直是室遠不可見爾聖人曰世
無是理只怕不是真箇思量精誠之極金石可通况
於遠乎此雖詩人之辭聖人取此以教學者如學者
進退與世間萬事何嘗不如此只怕人無此心耳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

宗廟之言當在問禮之時朝廷之言當在問政之時
便便言如王道便便相似非明辨也君在蹀躞如也
當承上文不可折作兩截言君不在時與下大夫言
可也及君在惟有敬戒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
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不復俛身君在無私敬也凡兩君

來朝與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所謂擯者姑以諸侯自相為賓禮論之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謂如侯伯七命則用七人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外相接其擯人數則看主君為多寡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從命者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若擯者示謙也用三士為紹五人則餘並一人賓主相鄉介對立主人就擯求辭於客

所以求辭者謙不敢當客之來恐其以他事過此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於其上擯上擯傳於次擯次擯傳於末擯末擯乃傳於末介末介傳於上介上介傳於賓賓答主人之辭傳於上介迺遷傳至君之上擯以至於主人此所謂擯相之傳命也何也聘義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既傳命方始入廟門行禮若君使卿來聘禮數則殺於此矣上公之卿只用七介上公自用九介旅擯而不敢交擯旅擯者自擯使

傳於介不覆如此次第相傳也聘禮稱賓出大夫送
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云不顧言去蓋謂賓一去不回顧
也聘禮賓不顧擯者便退聖人於不顧後添此一節
方為成禮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
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
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蹶蹠如也

自入公門至過位升堂下階復位禮數如此大抵人
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兄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
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示有尊也則為人臣入公
門立豈可中門行豈可履闕愈近君則心愈恭體愈
卑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及其升堂則屏氣似不
息及出降一等稍遠君矣故顏色怡怡復其位不是
來時所過位只是復本位蓋班列之位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

躡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按聘禮使者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
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宰
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
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授圭屈纁出授賈人衆
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
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既至主人几筵于廟迎賓
賓及廟門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

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

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既升賓致命主再

拜賓三退負序主側襲

側獨也

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

間賓出圭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如初禮及賓退

主人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授上介于阼階東

鄉復還璋如初入賓既還君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

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反命宰自公左受玉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右以上是執圭禮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古者聘必用圭君子以玉比德故藉圭以將意已聘而復還之不敢當盛禮故也儀禮又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賓既授圭出擯者出請擯謁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賓皮則攝之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皮幣享夫人用琮如初禮將行主使

大夫報享夫人亦有報享

右以上享禮享獻也既聘而享所以厚恩也禮器云大亨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此諸侯享天子之禮也儀禮又曰及其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容貌舒揚也

賓既享畢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注云公事畢也

賓奉束錦

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許既賓禮畢賓覲
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
擯出牽馬先入賓奉幣入門以客禮見既畢上介奉
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來請覲賓既行主使卿贈
如覲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
覲幣

右以上是私覲禮也公事既畢私覲於君欲交其

歡敬也又有私面之禮私覲既畢賓請有事于大
夫庭實設馬乘賓入致幣賓既行大夫親贈如其
面幣此之謂私面郊特牲曰朝覲大夫私覲非禮
也謂諸侯自相朝覲則卿大夫不當私覲耳儀禮
又曰私覲俞之焉出如舒焉

右三事都是說聘禮凡鄉黨所載盡出儀禮與曲
禮中故曰曲禮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

而出之

注云一人為緇三年練以緇飾衣謹按周禮鍾氏乃云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與孔氏注論語不同正義云緇淺絳色也若以周禮論之緇在纁緇之間是近玄色却非淺絳之色既非淺絳之色則非是三年練以此飾衣也不知孔氏何從却以紺為齊服盛色正義乃云紺玄色也正義自知其非故前後異解乃云孔氏以緇為三年練服疑其以纁為緇又云

說文紺青赤色也若以緇為纁緇之間乃近齊服紺為青赤之色却近練服未知孰是褻服與褻裘禮記亦有褻味皆言常所服食也正義以為紅紫五方間色皆不用孟子以為惡紫之奪朱然則紅亦奪朱矣必表而出之注疏謂必加上表衣然後出之如此却是締綌之上加衣不可謂之表也凡衣在上者為表有物加其上者為襲如襲裘者是也今云表而出之則是單衣締綌裏必有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禮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
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麤青之豹裘紋衣以裼之羔裘
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裘之裼也見美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
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說禮者謂裘上有裼不裼
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今參按禮家說凡六

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
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
用裘而加葛之上加朝服即不言襲裘又禮記中亦
不曾明言襲裘用何衣故吾以謂有裘之有裼裘有
襲裘所謂裘之者以裘露外上不加服也裼裘者上
加服但開露裘在外襲裘者即裼裘之服但掩裘在
內不開露其美耳裘最無禮故不入公門裼裘最
有禮以其見美故君在則裼服將重事與吊喪故用

襲裘不敢見美故執王龜襲主人既小斂則子游襲
裘而吊也疏家云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目視朝之
服麤裘在國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
聘享亦用之石林云麤裘亦施於視朝祭蜡黃衣狐
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石林云狐裘亦施於燕居
襲裘長短右袂

聖人亦不敢忘執事之勞學者其可自怠惰乎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必有寢衣竊意寒暑皆用之故下必字

狐貉之厚以居

石林曰七月詩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然則何獨記
於夫子蓋羔裘者朝服也狐裘燕居之服也魯大夫
有以朝服吊者故弟子記玄冠羔裘不以帛為正當
時大夫豈無有狐裘以朝如檜之所刺乎故門弟子
記此為正說是

去喪無所不佩

按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禮云凡佩必有左右左佩玉象德右佩木燧火觶之屬此事佩也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所以然者夫子失魯司寇故譴不復佩德佩示以無德事也竊恐未必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非特是象德所以防閑此心如升車聞鸞和爾聖人安得去玉而佩象意者聖人左右佩之外添以象環記禮者載之云爾所不佩者除喪事之外無往而不佩也

非惟裳必殺之

衣裳之制上曰衣下曰裳不相連綴蓋袷緇為裳狀如今裙矣惟深衣之制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所謂殺者交裂而縫之也且以深衣論之其法曰縫齊要齊衣之下也如攝齊升堂之齊要是與衣連處裳之上也其齊倍要之數者蓋深衣十有二幅一幅濶二尺二寸以四寸為縫只有一尺六寸交裂之一頭濶尺二寸一頭濶六寸以寬頭盡向下以袂頭盡向上而合縫之此之

謂殺

深衣本分兩去故有十二幅

又如喪制內削幅盡以袂頭向

下寬頭向上如裳前四幅後四幅各自為之前後不

用連此皆所謂殺也按正義云惟裳者朝祭之服也

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然如禮無明文

又據禮疏云或殺而下者謂朝祭之服則朝祭之服

固殺矣今檢雜記云其鞞

音有鞞反

昌占

緇布裳惟素

錦以為屋士席蒲以為裳鞞喪車也鞞車飾也裳惟

所以惟車也用緇布為之 前輩嘗論此為喪車之

制然按詠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者曰以帷

裳而障車婦人之車也言女人乘車日涉淇水漸漬

其車帷之裳由是觀之非特表車有裳雖婦人常所

乘車亦有之參考前後注疏凡裳必殺此不可易也

制獨車裳以正幅為之此門弟子嘗聞夫子論禮及

此故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

檀弓載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

冠夫子不以弔蓋羔裘以朝玄冠以祭凡吉事尚玄朝服亦是玄

始死未成服則易去此服用深衣蓋此服可以養病而不治喪

主人既成服則亦不當用羔裘玄冠弔之昔季桓子

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則當時大夫固有失此禮者矣

然季武子寢疾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

點倚其門而歌夫固有所為而為之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

之外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

端以祭禫冕以朝婢支反朝天子也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

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說者曰天子玄端而朝日諸侯

玄端祭端字皆當為冕蓋天子以玄端燕居諸侯以

玄端而視朝不應天子却用玄端朝日諸侯却用玄

端致祭故改端為冕爾前輩久言有稱玄冕有稱玄

冠者有稱玄端者三者不同何也稱玄冕者玄衣而

玄冕此祭服也稱玄冠者玄衣而玄冠此燕服也稱

玄端者通冠冕言之如玄端朝日與玄端以祭者謂
 玄冕也如玄端以居內則所謂端韞者謂玄冠也從
 此說免得改端字為冕按玉藻所言天子聽朔當用
 玄冠視朝當用皮弁諸侯聽用當用皮弁視朝當用
 玄端視朝雖用玄端然玄端素裳者朝服也他玄端裳色不同者非朝服也何謂告朔
 何謂視朔古者天子告朔于明堂告朔之禮以特性
 告于帝如其帝少昊之類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于時因聽治
 此月朔之事于明堂謂之聽朔亦謂之視朔行此禮

訖復祭于諸廟謂之朝廟又謂之享廟又謂之月祭
 諸侯受天子之朔於太廟公羊謂受於禰廟以羊告已乃聽
 朔于廟中已乃祭他廟此告朔聽朔之禮也又按玉
 藻載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據此而言竊
 意諸侯聽朔于廟不敢朝廟羣臣聽朔朝廟既畢視
 朝于內朝始也諸侯與羣臣在朝俱服皮弁及其退
 而視朝釋皮弁而服朝服君臣皆然故曰朝服而卒
 朔然後服之魯自文公不視朝之後此禮浸廢夫子

從大夫之後嘗有位于朝不敢廢此禮固不必問其
君行之禮與己之退休也故曰必朝服而朝

齋必有明衣布

前輩多舉明水火事說明衣凡祭祀所用皆稱明取
其明潔也然而朝服亦有明衣是說不可用也所謂
必有明衣者齋之明衣不與常所用明衣混齋固別
有明衣獨齋則衣之爾所謂衣布者以布為之衣固
當用布而曰明衣布者當時必有以純為之者矣夫

子嘗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冕皆用麻
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
也衣者古明衣用布至後世改用純齊之明衣猶用
布豈不如郊冕之猶用麻乎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兩句當作一段說不可拆總言齊事也按莊子舉
顏子云回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夫子曰此祭
祀之齋非心齋也由是觀之則古者祭祀之齋亦不

飲酒茹葷故曰齋必變食然周禮載玉食一舉注殺牲盛饌舉王齋日三舉注云齋必變食豈天子之禮固與卿大夫士不同乎居必遷坐者禮記稱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則知君子平居晝處外食處內獨致齋則晝夜居於內此居遷坐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謁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易於頤卦說謹言語節飲食蓋頤為口禍之門也其出於口者可以招禍其入於口者可以生疾故聖人於頤致戒焉厭猶屬厭之厭不以其精細而屬厭此所謂食無求飽之意也

割不正不食

古者割牲皆有正數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肥

純音

胛

古百切

也脊骨三正脊也胛脊也橫脊也燕有折

俎所謂殺胥也割不正謂不合正數也

不得其醬不食

醬者醯醢齊俎之總名也其法用魚肉莖之雜以麴
 漬以美酒為之至如茱萸之屬亦以醢醢雜之方成
 其醢醬用以調和飲食其味鹹凡進食之禮以醢醬
 處右所謂醢醬者以醢和醬也賓每飲以肴擣人悅反
 也醬而食之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
 設之賓三飯以酒醬注云酒汁也歡酒以肴擣醬食
 正饌也三飲訖徹醬食庶羞也故炙亦無醬不得食
 醬不食謂所食之醬各有所宜若濡雞醢醬之類謂

調和也魚膾芥醬之類謂配食也

注云醬饌本也又云飲食之至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
 禮記又為酒者所以養老疾也然則酒肉固為老疾
 設也聖人之御酒肉自節約若此學者可不知所戒
 哉觀周禮食醬與禮記肉則所載聖人為是君親飲
 食之節詳矣獨不可以自奉爾古人相見以脯修故
 人多自有曲禮曰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

不撤薑食不多食

檀弓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蓋喪有疾不得已而飲酒食肉意在滋味必以薑桂亂之不撤薑食豈其薄滋味之謂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祭於公不宿肉此意此兩句謂君賜祭肉於助祭之臣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謂天子受君之賜也孟子稱天子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

行以此知從祭既退膳肉繼至所謂祭於公不宿肉也夫子拜君之賜必須自食之

如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之類

有餘必須三兩日聞食之若出三日方始不食耳此受君之福又非他賜比也

食不語寢不言

不觀曲禮玉藻少儀無以見鄉黨當相兼看之觀曲禮所載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歃毋吃食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上堂聲必揚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古人于

飲食言語之間其不敢輕也如此而況於聖人乎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古者遇食而必祭除水漿不祭外飲食脯醢之類皆

祭肉必祭肺魚必祭臠

大臠也

瓜祭上環而食其中當

其祭時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安得不敬蓋聖人之制祀也實有是事故有是禮非姑曰如是焉耳詩云匪且有且

席不正不坐

古者肆筵設席于地席濶三尺三寸有奇每一席坐四人天子諸侯而下重數不同席不常設尊者有所往則童子奉席而從客至則為席若飲食之席則不對設非飲食之席則對席席間函丈席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為上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蓋共坐則以席端為上獨坐則以席中為尊者宜獨坐故常居中若有五人長者必異席卑者侍坐於所尊必退席謂在尊者席之旁也敬毋餘席蓋侵席端而坐不使

席端有餘敬之至也其升席也不自前不自上振衣趨隅由下而升其降也自前曲禮所謂毋踏席玉藻所謂登席不由前為躡席者是也若虛坐盡向後不害玉藻所謂徒坐不盡席尺是也若食坐盡當前玉藻所謂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若弟子有間當避席負牆而立為人子者坐不中席為有尊也父子不當同席男女不當同席雖姑姊妹女子子己祿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有喪者當專席而坐說者

曰專單也單席謂不重席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說者曰側獨也獨席謂不舒他面席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飲酒非鄉飲酒禮是隣里歲時自相聚會之禮也六十杖於鄉則杖者固六十以上矣大率相聚會少者之禮當先往後罷

漢書地理志注云魯涓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薄長老不自安而與幼者相讓

故孔子嘆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之如也禮義與行幼者扶老而老者安之逮其踧踏不安而俗薄矣此聖人之所嘆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案月令季春之月曰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曰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中以送寒氣說者曰季春之難之陰氣也是月也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之佚則

厲鬼隨而出命方相氏帥百隸驅疫以逐之仲秋之

難之陽氣也是月宿直昴亦有大陵星名主尸氣積尸之

氣故也季冬之難難陰氣也是月也日歷虛危有墻

墓四句星名之氣為鬼厲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季冬之

月言大難者蓋季春惟國家之難通反諸候仲秋惟天子

之難至於季人下及庶人故謂之大難今論語所謂

鄉人儺者是季冬大儺也然則世固有厲乎昔禹鑄

九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入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被除其不祥夫固有是理也但聖人在上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純地天通勿使降格如斯而已禮記曰鄉人禘音傷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大夫用朝服祭故以祭服存其神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人於他邦不必盡用苞苴單筭之屬凡言語皆通問也謝上蔡云若於回國則不必拜也此所謂疏數中禮今人不問遠近例言再拜

康子餽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古者大夫有賜於士則拜受於家不在則徃拜其門康子使人餽藥夫子拜受禮也正義云凡受人餽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後謝之則夫子未嘗而謝之矣聖人所謹齋戰疾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重之也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徃拜其門注云陽虎恐夫子便答使人故闕亡而饋之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以此知大夫雖不親賜士士若不在亦往拜其室敵者若是朋友亦不拜故曰朋友之餽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廡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按正義云廡焚者夫子家廡也王弼云公廡也家語云孔子為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為火來者則拜之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亦相吊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以此知是公廡不問

馬弟子記所見云爾其實聖人所重在人故不暇問馬亦不是有意分別人畜惟蓋及犬馬聖人于一物亦懼傷之或云傷人乎者春秋新延廡之意非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玉藻曰若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之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酒肉之賜弗再拜所謂再拜者既拜受於家又往拜於君以此知若車馬衣服之賜非

有君命弗敢即乘服若君命之即乘服以拜于君所
如酒肉則遂拜受熟則先嘗之腥則熟嘗之生則畜
之不復再拜于君所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
辯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俟君之食然後食飯
飲而俟

又曰侍食于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說者曰祭者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
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
以客禮待之則得祭文須君先命之祭後乃敢祭也
先飯辨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編嘗羞
膳此忠孝之至猶嘗桑之意也飲而俟者禮食未殮
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君既未殮臣嘗羞畢啜飲以
俟君殮臣乃敢殮耳若有嘗羞者謂別已有嘗羞之
人則吾不得祭亦不嘗羞但飯飲以俟君食畢然後

食耳所謂侍食於先生異爵者謂先生與異爵之人皆吾所敬也故後主人所祭若敵體則主人延客先祭先飯者亦為尊者嘗食也以此侍食於君之祭先飯者是君不以客禮賜食之時當君之祭而聖人先飯辨嘗羞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施紳

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疾病而見君其禮如此夫子嘗行之矣力疾與見扶掖不拜後世之禮亦

有可用者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父召無諾之意言其至速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此言常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子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子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

而不得殯予以此知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非所以為仁亦非所以為禮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趨而救之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亦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而然也古者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既館矣則當以同室待之爾

朋友之餽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大抵尊者之賜無有不拜受者雖物之微者必拜大夫有賜於士士不得拜于其家則往拜其門獨朋友是敵體故不必拜若拜則過于禮矣惟祭肉則拜其先祖之賜爾

寢不尸居不容

此學者觀聖人於寢處之間其詳如此亦只是自然中禮故純熟如一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々聲氣容色頭目手足皆有自然之容學者學此賢者守此聖

人忘此居不容者言無事乎此也所謂燕居告溫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喪必以貌

人多言輕貴此非聖人之論也貴者為其近於君也貴而冕賤而瞽聖人曷嘗二其心哉變則為之動心矣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孝子衰服之外前有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衰當心左

右有辟領廣四寸出于衰後有負版在背上廣出於辟領一寸言孝子衰戚無所不在也前輩云式負版者謂喪服也雖曰凶者式之然止式負版者雖總功之類固不式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進食之禮客必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非盛也客殮主人辭以䟽然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者以其待已反饌非禮也有盛饌必變色而

作者謙不敢當也所謂容若降等執食興辭之類是也然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謂其盛饌不由已不敢辭也

迅雷風烈必變

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至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謂變者如此昔者天大雷以風成王與羣臣盡弁以啟金縢之書蓋天威非常天子當自察其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其國家士庶人當自察其身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周禮保氏有祭祀之容車馬之容此所謂車馬之容也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綬挽而上車之索也又曰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筭郵勿驅塵不出軌皆謂其驚衆也此與城上不呼同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兩句是題目聖人偶見山梁之雉知時如此故不
覺興歎子路共之共讀如恭字周禮所謂共王膳羞
之類是也子路所共未必是聖人所歎之雉蓋古人
士以雉為贄是以子路得有此為聖人之共蓋色斯
舉矣與翔而後集聖人有見于雉如此而子路未必
知徒聞聖人之歎耳退而共之亦不必是錯會聖人
之意蓋自見雉而獻猶古人食芹獻君子意耳三嗅
者示不逆其意至于不食則聖人固不忍於此也





640

→